

## 朝花夕拾



## 乡村夏夜

◎马科平

槐树、椿树、院落、房屋、田野构成的村庄，此刻如同一个蹲在墙脚下的老人，一声不吭地沉默着。月光成了唯一的客人，她随手携带的礼物，除了夏夜的静谧、祥和之外，就是密密麻麻布满天际的星星，忽闪忽闪的，像姑娘多情的眼睛。

有风吹来，你会闻到一股清新的麦秸香味。麦子已经割完了，田野里依然挺直腰杆的麦茬密密麻麻，一眼望不到尽头，香味就从麦茬处散发出来。田间地头、乡村小路边抛撒散落的麦秸随处可见，农人仅凭麦秸散发出的浓郁香味，就能大致判断出麦子的收成情况。

有风吹来，你会感到这夏夜空气里还有一股干燥苦涩的气息，这气息是泥土的味道，很温和、很亲切。你可以明显地闻到它，它还能轻轻附在你身上，伸手在脸颊上抚摸，似乎含有沙，有点粗糙，始作俑者就是它了。不必惊慌和害怕，它是担心你在黑夜里寂寞孤独，就自告奋勇为你做伴罢了。如果你又察觉到一股凉丝丝的、带着些许湿润的气息，那显然是刚被水滋润过的土地所散发出的。

有风吹来，你还会嗅到空气里涩涩酸酸的甜味，那是从苹果林、桃林、猕猴桃园以及梨园散发出的青果味道。果园里，硕果累累，正处在膨大期的果

子像青春期的少年，朝气蓬勃、神采飞扬、激情四溢。那略带香甜味道的，是早熟的“皇家嘎啦”品种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就可以采摘了。

仔细感知，你还会觉得空气里有丝丝嫩嫩柔柔的甜味。这气息在空旷的夜幕里，一丝一丝地飘荡，一波一波地涌动，弱小里渗透着顽强，平凡里孕育着伟大。那肯定是玉米芽顶破地皮、绽出新叶的味道了。

庄稼、草丛氤氲了夏日的雨露和清凉，无数的虫儿高声鸣唱，单调、短噪，复音、长腔，各种节奏和旋律交织在一起，或如行云流水，或如银珠落盘，或如清风明月，或如山青谷翠，

带给你无穷无尽、难以言说的听觉体验。

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。皎洁的月光像水一样在夜空流淌，白茫茫的，洗出了一抹一抹素色，洗出了一片一片宁静，也洗出了夜的温馨和妩媚。凉爽的气息多了起来、浓了起来，浩瀚的星空和苍茫的原野变得安静。

有风吹来，轻轻的、轻轻的。美丽的乡村哟安宁的家园，质朴的乡村哟灵魂的港湾，我的心儿总在你的怀抱徘徊，我的思绪总在你的上空留恋、盘旋……

## 时有微凉不是风

◎俱新超

浅夏茵茵，绿意盈盈，该是我回家的时候了。

通往家的那条小巷，碧草青青，花香淡淡。乡村的每一帧风景、每一处花草都盛装出席，它们挨挨挤挤，欣欣然等着我检阅，真想向它们道一声辛苦。我的夏日，因为它们而热烈、婉约、微凉、逍遥。

怕祖母催我，想自觉一回，我悄悄乘车回乡，一整天的路程，到家时暮色苍茫，天已沉沉的了。小村的黄昏是琥珀色的，如一位温柔、慈祥的老人守着巴掌大的村落，年年复年年。祖母与邻居老婆婆坐在路灯下摇着蒲扇，说说笑笑，我踮起脚缓步向她靠近。我“嗨”了一声，胳膊肘轻巧地搭在她肩膀上。祖母惊诧，“这孩子，回来也不打个招呼。”祖母牵着我的手，径直往家走去，厚重的门板推开时吱吱作响，蝉鸣般刺耳。祖母从大铁盆中捞出西瓜，“井水冰了冰，吃起来就更甜了。”艳红的西瓜，像浸在蜜里似的，甜丝丝、香喷喷。祖母见我少吃西瓜尖，她抢起手臂佯装吓唬我的样子，脸上却带着笑意，“这孩子，一点都没变，还像个娃娃一样。”“我本来就是孩子，还小着呢来。”我们俩的眉宇都舒展开来，笑吟吟的，仿佛木槿绚丽绽放。

记得我幼时，祖母独自经管着几亩毛桃地，她清早送我上学后，就赶去地里摘毛桃。摘下的两竹篮毛桃被她小心护着，她就坐在我回家必经的街上，卖起毛桃来。放学后，我急匆匆赶去见祖母，她小心翼翼地拿出手帕裹着的、熟透了的毛桃，轻轻一捣，便皮肉分离，汁水四溢。“多吃几个，就不热了。”祖母对我说。我在一旁拍卡片玩，顺便替祖母数钱，等祖母将桃卖个精光，我们再一次回家。我一手挎篮一手牵着祖母，夕阳下，两个人像两条光束照亮彼此。

归家，祖母置在冰水中的粥正好填肚，大芭谷粽子粥，汤色清淡，脆嫩可口。我问祖母：“粥咋有些甜味呢？我要多喝几碗。”祖母莞尔，柔柔地说：“小馋猫，我在里面加了冰糖，能消暑哩。”夏日的清凉源于一碗凉粥，也来自祖母的匠心之爱。

晚饭吃罢，祖母将白日晒好的温水倒入大盆中，她要给我洗澡了。照她的理，小孩身上有汗味，都是大人的过错，要遭旁人耻笑的。我将衣服脱个精光跳入大盆中，水花四溅，祖母气咻咻地说：“明日再不洗了，叫旁人笑吧，当心没有朋友玩。”听到此话，我才安然坐在盆中。祖母为我打香皂、为我搓背、为我擦身子，我像河里的石子，被水淘洗得清清爽爽、白白嫩嫩。只不过，我比那些石子幸福多了，我有我的名字，我有我的祖母，我也有我的故乡。上炕后，我趴在窗户边呆呆地望着祖母，她归置好农具，洗好衣服，才坐下来凑合喝几口粥，休息一下。

“竹深树密虫鸣处，时有微凉不是风。”如今，我每每忆起那段清凉的日子，总是会心一笑。倘若时光能倒流，我必会用心守候在祖母身旁，与她共同享受那宁静而美好的夏天。

## 夏荷

◎张全省

每年到了六七月份，我总爱到公园的荷花池旁转转看看。之所以来这里，当然是冲着荷花来的。

来的次数多了，我便对荷花进行了仔细观察。荷花又名莲花，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刚开始生长时，一片片小小的、泛黄带绿的叶子铺在水面上，叶子上洒了许多露珠，阳光一照射，晶莹剔透，闪闪发光。等再过几天，叶子开始往上长，娇嫩的荷叶卷成牙签状探出水面，再慢慢舒展开，一下子就挺拔起来了。

再过一段时间，荷叶把水池挤满，荷叶丛中长出许多荷花。有的才露尖尖角，有的已经开了花瓣。花的颜色多种多样，有的是白色，有的是粉色，有的是红色，有的是紫色，还有白中带粉的。每当你看到满池的荷花，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充满朝气的蓬勃力量。诗句中说，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我没看到蜻蜓，却看到几只红嘴黑身白肚的鸭子，穿行在荷叶底下，它们寻觅着水中的鱼虫，自由自在，游来游去。

我一直在想，荷花也太神奇了，虽然生长在污泥中，但它展现于世人面前时，不论是叶子还是花，都那样清白洁净，正如人们所称赞的那样，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。同时，莲子和莲藕都有很好的食用价值，据说荷花还有清热解毒、抗氧化、降血糖等作用，荷花真是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人类。

荷花真可谓“浑身是宝”，我爱夏日荷花。

的草帽在村里晃荡，不管走到哪总能吸引村里大婶们的目光，“巧娃戴这草帽乖，你看她妈这手，巧得很么”。妈妈的一双巧手，满足了我的虚荣心。草帽、织布、剪纸、绣花，如今在我们眼中属于传统民间工艺的这些手艺，妈妈都能做得漂亮，且每件作品都生动鲜活，充满生命力。只是后来，大家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，我们也长大成人，什么东西都能买回来，妈妈也就基本上不做这些了。近些年，草帽的制作工艺得到了极大提升，新式的草帽既轻盈又美观，相较于以前的麦秆草帽更受市场欢迎。因此，麦秆草帽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，成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珍贵记忆。

妈妈的草帽，一如那个年代纯朴的乡村人，透着一种质朴。它是我儿时的回忆，是我成长的印记，也是我的家乡悠长岁月的留痕，每每想起这草帽，我记忆的长河便开始流淌，细细碎碎的陈年往事就清晰浮现。我相信，我心里的这项草帽不会呆板，它会载着我的时代记忆，陪我一起走向岁月的彼岸。

## 妈妈的草帽

◎董巧宁

等到农忙时节过去，妈妈就会拿出这些麦秆来编草帽，精心挑选的秸秆被水泡过变软后，在妈妈手里或七根或五根被编成了一条长长的帽辫，然后再一绕两绕，用白线一圈一圈缝起来，一般都是先盘顶子再盘帽檐，最后还要在帽檐两边各安一个扣眼，便于拴帽带及通风，这样，一顶漂亮的纯手工草帽就完成了。

做法看起来简单，但选麦秆、掐辫、盘帽子、缝合、钉帽带这些工序一道道下来也很费时间。而且，帽子的比例也要掌握好，不然就不好看了。那时候，谁要是能在夏天戴一顶美观大方的草帽，便能惹来许多羡慕的目光。

日常用的草帽，妈妈都是这样编的，但给我们小孩戴的，

她就会多花点心思，编成一顶色彩亮丽、小巧精致的草帽。有时候草帽会是三种颜色，甚至六七种，仿佛是把彩虹编织在我们头顶。这种多色草帽的编织过程就复杂多了，在我模糊的记忆里，妈妈要先买各色颜料回来，找一个很大的盆子把颜料按合适比例兑好，接着把麦秆浸泡在水里上色，再把它铺开在干净的地面上，等晒干后又一捆捆地扎起来放在家里的杂物房内，等编织草帽的时候拿出来用。因为过程太费事且小孩子长得快，今年照着脑袋量编出来的草帽，明年就可能戴不进去，所以记忆中色彩靓丽的草帽，妈妈只编过少数几个，而我们所拥有过的七色草帽，是我至今戴过最漂亮的草帽了。如今，各式的草帽大都能在市场上买到，但妈妈做的草帽是市面上任何一顶都不能比拟的。

小时候的我，常戴着漂亮

## 画眉声声唤夏来

◎贾炳梅

在几米之外，而父亲穿着我新买的秋衣秋裤却说刚刚好，不热。旁边一位正在打盹的老人穿着毛衫，似乎亦没有过夏流汗的意思。

我知道，随着年龄增长老人往往会出现不耐寒的情况，人由年少到盛年再至老年，就犹如一片叶子从萌芽长大再到枯萎凋零，皆无法阻挡。看着养老院路两侧那面积不小的菜园被炙热的阳光烤晒，我想，阳光看似热烈，其实未尝不是生命的希望？那浓密的绿色里夹杂着石榴花的火红，满架的豆角和串串葡萄，皆在阳光下充满生机，鲜嫩喜人。院墙一角那几棵粗壮的核桃树挂满了鸡蛋大小的青果，楼房近旁的花圃里，不时有鸟儿飞来落在樱花树枝头，在阳光下清脆而婉转地鸣叫。

“爸，你知道这是啥鸟吗？叫声真好听。”我转身询问父亲。

父亲抬头看了一眼，十分肯定地对我说：“那是画眉鸟。”“啊？它是画眉鸟？”得知眼前这只叫声如此动听的鸟竟是画眉鸟时，我惊愕不已，但更让我疑惑的是，父亲怎么会认识画眉鸟，而且只看一眼就这么笃定。

父亲笑了，颇为得意地说：“画眉鸟在山里可多了，我们经常见呢。”接着，父亲侃侃而谈，他说画眉鸟的叫声清脆悦耳、婉转柔和，单凭那叫声就能确认，而且画眉鸟很好认，它头上的羽毛是夹杂着土黄色花纹的棕色，眼圈像眉毛一样的羽毛是白色的，背上又是深棕色的，肚子上又是赤褐色的羽毛，特征非常明显。“不信你仔细看看树上那只鸟是不是和我说的一样？”其实，父亲说着的时候，我早已跑到那棵樱花树前，昂首打量那只欢快鸣叫的鸟儿了，果然与父亲说的一模一样……

我啧啧感叹着，回到父亲身边坐下，继续听父亲对我讲画眉鸟。父亲说，因为画眉叫声好听，过去就有人拿着鸟笼到山里捉鸟，他曾经还跟着捉鸟人去看人家怎样抓鸟。

捉鸟人到了山里，会选一棵大树，将鸟笼打开放在树下，然后躲在一边学画眉叫，学得特别像。父亲说他听着那叫声，几乎分不清究竟是人叫还是鸟叫。神奇的是，不一会儿就有画眉鸟飞过来，主动到鸟笼里去。父亲一边对我说着，一边望着树梢上的画眉鸟，笑着叹息道：“看来，如今山里的鸟也和人一样，也飞到城里来了……”

父亲说，山里的画眉鸟飞到城里来了。但我相信，飞到城里的画眉鸟亦会飞回山里。或许，此刻正有一只如同在我窗外欢快鸣唱的画眉鸟，在父亲坟旁那棵核桃树上啾啾，让长眠地下的父亲，亦能感知热烈的夏天……



我们家的草帽，都是妈妈亲手编织的。童年记忆里，每到麦收时节，妈妈都会在割麦前去地里挑选一些秸秆带回家，把它们放在庭院里晒干。这些麦秆晶莹剔透，最适宜掐帽辫，而且掐帽辫的麦秆粗细要匀称，不能混用，细的掐细辫，粗的掐粗辫，这样编出的帽辫才美观结实耐用。

被清脆婉转的鸟鸣惊醒，我拿起手机一看，已是五点多了。窗帘缝隙露出鱼肚白的一线天来，夏夜短暂，而夏天的清晨也来得比其他季节早得多，被欢快的鸟鸣唤醒，应该是颇为幸福的事。

我已经很长时间未曾听到鸟鸣了，街道整修，行道树被替换，小区院子的小花坛成了停车场，之前常在树梢枝头及花坛草丛中出现的各类鸟儿皆不见了踪迹，难得今晨又听见鸟儿的欢唱，我睡意顿消，索性安静聆听起来。

很快我就听出来，那熟悉且悦耳的鸟鸣，分明就是久违的画眉在引吭高歌。倾听着画眉鸟富有韵味的啾啾，父亲教我认识画眉鸟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的眼前。那是前年的父亲节，我到养老院看望父亲，用轮椅推着午睡醒来的父亲走出房间透气乘凉，将我带的水果拿给父亲吃。夹杂着丝丝热气的阵阵清爽夏风，让身后房间的燥热不再明显。

我陪父亲慢条斯理地吃着水果，说着家常，强烈的阳光就

